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木鐘集卷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郭　晉

謄録監生臣蕭　圖

欽定四庫全書

木鍾集卷五

宋 陳埴 撰

孟子

孟子謂琴張曾晳牧皮為狂士曾點詠歸浴沂便有聖人氣象孟子謂其考其行而不掩是以謂之狂此果何見

狂者志大而高故舞雩之事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然

其終不到聖人處為其志太高而行不揜故終歸於狂然人品終是不同故聖人晚年常歎狂者不可得見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集註以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矣燔肉不至孔子行聖賢出處貴於見幾而作柳下惠三黜而不去何邪

三黜不去所以謂下惠之和然不肯枉道事人至其三黜乃其介處和而不失其介所以為聖之和

孔子稱威公之正管仲之仁初未始有少貶孟子於

伯者之事絕口不談齊威晉文則以為仲尼之所不道何邪

以威較文彼善於此要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心術不正皆三王之罪人其後魏晉正昉此故孔孟之門不齒管晏特孔子聖德寬洪時或不揜其善孟子衛道自任故絕口不言為後學法也

孟子論不動心歸之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固當兩下工夫至公孫丑問孟子惡乎長復告之以我知言

我善養浩然之氣而不及志何邪

持其志處即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全在集義乃持其志也孟子細密工夫只如此不肯下敬字先儒謂其才高難當

詩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後之言詩如高叟乃不免於固豈世儒反古者賤隸之不若

詩人吟咏情性故意象寬平老儒執守訓詁故意象窄狹

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

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滕文公行仁政孟子止許以善國而不以王道期之何邪

滕介齊楚之間滅亡之不暇孟子所為謀者無非王道至無可奈何處亦以太王望之豈是不說

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以其所待之厚薄而爲之輕重世無是理孟子寇讎之論疑若與之背馳孟子此語是説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先儒謂孟子語有痕迹者此等是也若聖人則渾然不露只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樂之實樂斯二者還是就樂上有得抑吾心有此二者而發越呈露見之樂也

實字當玩且說其實未說其華如聲音歌舞樂之華也

若言其實即事親從兄之時油然自得其樂此便是真

樂不假絲竹笙簧也樂不能已到手舞足蹈時則五聲

八音從此起矣

戰國諸侯雖彊東周猶在孟子說時君諄諄以王政

勉之似非尊天子存王室之意

孔子時人心猶共戴周天子名分尚存故作春秋以尊

王室孟子時人心已去周室獨夫之勢已見故說列國

以行王政文王之事商武王之伐商時中而已矣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春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戰國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夫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而周公獨思兼之何也

斟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如是則夏后之貢毋乃猶未善乎

法至後聖益密故周兼夏商之制都鄙用助法鄉遂用

貢法非不善但比之於助猶未善耳

孟子見梁惠王又見襄王公孫丑乃發不見諸侯之問何也

按孟子嘗言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是觀之君必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禮耳謂可聘而不名史記謂梁惠王曾聘孟子

小弁之怨親親也按晉太子申生厄於驪姬之讒不

辭而縊新城正與宜臼事相類後以申生為恭太子

豈其不為小弁之怨乎

詩可以怨當怨而怨不害於義理之正申生有見於禮無見於詩可以為恭未可以為盡孝然必有申生之心而後可以權聖人之禮

孟子言舜處類小弁但小弁有怨而無慕故不若舜

以大事小如何是仁以小事大如何是智

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量度之明

自知不能敵大

孟子言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舜大聖人

猶有待於此何耶

聖賢越要從這裏過百煉乃見真金

君子以澤言小人亦以澤言不知小人更有甚澤又

均為五世而斬邪

澤謂波流浸潤清水是清浸潤濁水是濁浸潤

凱風何以為親之過小

太子事關天下七子事關一家

孟子不見諸侯自謂不為臣不見何為而見梁惠齊宣借曰梁惠卑辭厚幣招之遂往齊宣亦豈招之而往耶

孟子見齊宣事首尾具見此書中間孟子將朝王一段乃始見之禮看此一段陳義如此豈苟合易進者邪是時惟齊宣能知孟子禮之以賓師之位未幾便致為臣而歸可見於他國不合梁惠王事見史記必是如此方

見

孟子答梁惠王問利一章集註謂利生於物我之相形愚意謂以物我相比並有計較心所以為利此處正橫渠所謂世俗之習利心但當以義理勝之

公孫衍張儀皆事鬼谷先生學縱横之術自其一怒諸侯懼安居天下息觀之豈阿諛苟容者所能若是而孟子乃謂其妾婦之道何邪

自愚夫言之則曰安居天下熄自聖賢言之乃妾婦之

道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固陋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者則是外馳其心非所以為學也

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見人喫不濟事自喫方甘味

耳目之官不思耳目如何樣思

耳司聽目司視而不能思惟心官主思耳故心為將帥

耳目口鼻四肢皆卒徒也將帥明則士卒聽但當責將帥耳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晦翁集註謂此三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不知係於天係於人處如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非人之所能爲若教育英材全在人事

君子不亮惡乎執晦翁謂凡事苟且無所執持此可以言不敬而却謂之不亮

不信實者必茍且自欺

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

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詖淫邪遁之辭何以知其蔽陷離窮

辭之偏詖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於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道辭之逃遁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作用何處不順裕筍於實理無時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疑强恕不可言忠出或問晦翁曰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夫恕者推己及人之謂也所謂有心於為之者亦為欲推己及人之事

爾未見所謂推己之意不知如何謂在其中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忠恕二事不容去一者何說以道之既曰推己之謂恕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元無忠赤惻怛骨子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儘當玩味令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茍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又

謂我知言此言還是誰言

言者心之聲也言上有病便是他心上有病當反求諸心可也告子乃言不求於心此是他不知言處孟子法門與告子正相反故於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所受病之處葢詖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因其言之病知其心之病孟子所以為知言

堯舜與賢禹傳之子孟子以舜禹為相歷年多伯益為相歷年少使舜禹而施澤未久堯舜豈捨子而授

之

賢處占七分久處占三分不然何以不使舜禹便即帝位而使居攝邪此等大事若天命人心未到馴熟脫落處如何遽然踐履其上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觀當時若無孔子令人連堯舜也不識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正耶譎耶以言其正何詩書有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昆夷駾矣維其喙矣等語

事之者樂天之仁伐之者應天之義處處是道理豈有計較心執俗心以觀聖賢陋矣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夷惠皆絶德而不合中庸故好處直是可學獘處却不當學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皆局於一偏之小

成孟子前面既以智聖巧力諭諸子孔子偏全去處其可否已有定論今又以夷齊為百世之師且繼之以況於親炙一語苟二子有一節可取則褒之亦不宜如此之過

幾般樣小成若吾子以清和名一偏之小成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

夷清惠和雖未能集大成然已謂之聖孟子乃以隘

與不恭曰之何其甚邪

只可言聖之清聖之和非便謂之聖隘與不恭乃末流之弊謂學夷惠者爾夷惠自身却無此

夷惠其弊既隘與不恭亦不足以有為矣孟子稱其皆能朝諸侯有天下於何處見

其制行偏處末流必有弊其存心公處堯舜無以異瑕瑜不相掩

伊尹之任非夷惠比蓋夷惠一流於清一流於和伊

尹未見其偏也並言何故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弊與二子同

孟子論夷惠二事皆言其風流而獨不言伊尹何故

二子為聖人之不能為雖不合於中庸畢竟高于世儒孟子欲破世俗之同流合汙所以再三致意亦國奢則示以儉之意

聖智終始孰全孰備巧力中至孰難孰易

學問統體只是始於致知終於力行知得透徹則謂之

智行得透徹則謂之聖三子始焉之所知只見得一邊道理後來亦只於那一邊上做得透徹此三子知不及於全故行到處亦只是一偏之聖夫子知得天下道理四方八面周匝普徧故成就處兼總衆理該貫萬善不可以一節名如作樂之法始而宣之以金是作大樂起頭一部大樂之條理便於此而始終而收之以玉是大樂之條理合當如此結尾才作大樂起便作大樂結始才不如此起終便不如此結孔子起結處皆是大樂故

可以條理言三子只是單聲起結皆無條理了又譬之射焉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者不中者蓋巧者知得到則百發而百中力者行得到則至而未必中由是觀之學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如何

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

亦有不受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徧融通故不爲非禮義之禮義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以仁爲宅宅之至安者千年萬年可居住此主心而言也以義爲路路之至正者千人萬人可由行此主事而言也安宅正路曠之而不居舍之而不由却作沿山摘酢梨豈非孟子所哀邪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夫道爲義體義

為道用均謂之路何邪

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前輩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道義皆人物所當行之路故各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由路無足者也此

孟子言意別處

子貢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所以成

已教所以成物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何其言之相反

仁智互為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為體則仁為用仁為體則智為用

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與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如何相反莫是成己言仁之體教不倦是用處學不厭言智之體成物是用處否

成己為體成物為用學不厭為體教不倦為用仁智互

為體用若合兩章言之不妨如來意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夫仁義不止於孝悌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悌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

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之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夫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竊疑孟子之言莫是愛與仁有小大之分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按集註誤矣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馬牛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

墨翟以兼愛為仁孟子力詆之至韓愈作原道闢佛老乃指仁曰博愛之謂仁

墨氏知仁而不知義專主一偏韓子言仁而必及義發明全體文字中形迹似者何限須是與他剖別開去韓子以博愛言仁亦自有病先儒言之詳矣

義主於内公都子謂行吾敬故謂之内嘗見近思錄中云敬義夾持如何

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爲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内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

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爲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義主敬兄故此章說義處常著敬來乃是一串事敬義夾持之語是說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乃是兩頭事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生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

此生理然有形有殼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為之仁之於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殼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梏於二者之形也孟

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於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愚恐孟子不識心

范淳夫小女嘗有此語明道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固心之所不能無者但於其中識得真與妄耳周子謂養心不止於寡欲自寡而至

於無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
種類然後可以全男女之别也而可乎
寡欲是操存持養工夫乃學者事若德盛仁熟之後心不待養而存即欲不待寡而無當此境界欲即是理理即是欲從心所欲無非義理雖謂之無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即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

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即下學上達工夫正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為學問務外不務內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上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即不須千條萬緒此却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向聞先生説盡心知性爲知其理存心養性爲履其事願詳其旨

爲學只有兩字知與行耳知處是道問學行處是尊德性作博文約禮看亦得

正心存心之分養性知性之辨

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是養性明此天理是知性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别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即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於窮理蓋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却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却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

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内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是箇甚麽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已矣

知言然後不動心此孟子意觀程子意疑其與孟子戾

程子意只知言便是明理緣明理不惑故心不動

盡其心者知其性知之有次第如此存其心養其性

履之有次第如此又不知知天一節在盡心前在盡心後晦翁以知性為大學格物之謂盡心為大學知至之謂又不知知天在甚地位

所以能盡心者為其知性天者性之所從出知性則必知天理實一源也知在先盡在後所謂物格而後知至也先存後養亦是次序集註難説非於此可盡

故者以利為本故者已然之迹是兼指善惡而言也然人之性為善則順為惡則逆故以順為本不知下

愚之人果可以本言否

善惡皆已然之迹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哉

孟子從源頭上說性是說得第一節程門却謂孟子說得繼之者善則又似第二節

孟子本意是說性之源頭獨指純粹至善言之即太極之本體也但既以善定名善者惡之對有善即有惡所

以諸子得乘罅而進故程子以為猶落第二義也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却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為太極了

孟子說時本是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為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葢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為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為水之流不可為

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爲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

才識氣質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

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質論性

孟子說性既以情言又以才言情固出於性不知才字何處著落

才猶質也董子所謂質樸之謂性其說起於此

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

爲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説相似否

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即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即上智下愚意

程子釋自暴自棄謂之下愚不移不知因甚了自暴自棄是必其性之昏也是其性又有不善也豈專其才之罪哉程氏固欲以補性善之論然如此亦不通

程子以才為氣質之性以天地之性言之則有善不善

也

踐形與率性如何

盡性能踐形率性別是道理可看中庸

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聖人之踐

形莫便是踐此形色之理否

踐非踐履之謂乃踐言之踐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

本來形色真箇無虧欠處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

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

充踐滿足也工夫在盡性不在踐形惟字然後字當玩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即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孟子未便攻他只謂他認生處為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為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性一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告子謂食色性也食色固是性然此一句莫太無分別否使口不止於味而必求八珍九品目不止於色

而必求錦綉文彩亦可謂之性乎或謂必皆中節方

謂之性中節之言是否

告子不就道理上看性去血氣上看必至於滅天理須於血氣中察見其道理流行處方是聖賢言語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

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禀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正命知命立命之所以殊

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

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一成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了盡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是道理了憑時死方無憾是謂正命

平旦之氣

大凡人皆有良心終日汩汩不能加持養之功事事物物常為所惑私意情慾滿於胷次所謂良心斲喪無餘

脈矣然秉彛亦未遽泯也至於夜則氣靜而思慮息神定而心緒不亂於平旦始興之時未與物接未萌他慮氣之清明猶有良心存焉自此持守保護不為旦晝之所梏亡則平旦之氣日漸充拓積累之久將見湛然虛明生生之體不息矣聖人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萬象森列紛至錯來而吾心澹然凡旦晝之間皆虛明之體何間於平旦之氣哉孟子有平旦之說其亦哀乎戰國之人而指其迷塗也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賢存心

養性其氣未嘗不清明也故方未與物接之時氣之清明常存逮夫既與物接之後其氣之清明猶故周流運用隨處隨在不間有間斷時節此上智之事自蚤至莫自生至死其清明常如平旦之時又豈可以平旦言邪若夫下愚之人良心既喪外物交攻而正氣始不存矣所幸者有平旦之氣猶可以持養蓋夜氣之所息發為平旦之氣當其未應物之初喜怒不作忿懥不形良心猶有發見至微若能於是保守之而勿失培養之而不

替則亦可漸復其本然之良心特人自不能思耳是以旦晝之所為而梏亡之晝之所為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所以前日平旦之所僅存者今已索然無有名雖為人其實無異於禽獸孟子論平旦之氣專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而言其開悟一世之聾瞶至切也　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蓋平旦之氣乃夜氣之所生又關乎旦晝之所為惟旦晝之所為者能不與物俱

往則夜氣方和平既和平則平旦之氣亦清明那時有隙光半點萌蘗便是良心發見處人於此時能持循涵養使其萌蘗漸漸光明則雖當旦晝也如平旦矣今人但晨興略略見得微眇轉步便去利欲血氣上走終日昏昏所以索然無有平旦之氣形雖具而心則亡於禽獸奚擇焉

浩然之氣

養氣以集義為主勿忘勿助長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

助長是工夫不可急譬如人有田一頃不知耘苗令其自長此忘之謂工夫之緩也亦有憫苗之不長拔其欲長此助之謂工夫之緊也且如今有人煉丹有文武火丹豈無火火猛則丹便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之久然後養成得丹孟子養心之説即養氣之喻必有事如心中有主人翁相似而勿正正即意也不可著意之謂

浩然之氣恐即是血氣而義理附在其中

此煉丹法未經煉時是朱砂已經煉後全是一粒火浩然之氣是將義理煉成血氣純是一團義理何言附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為養氣設

程門作養心法不知是何等工夫

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以其善養氣也所謂善養者以直養之而無害也直養者即集義之謂無害之者即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蓋集義工夫緩則類於舍苗而不耘急則類於揠苗而助長若夫必有事焉則其心常自

惺惺不少放下而勿正則又不當猛著力勿忘勿助長則既不失之緩亦不失之急惟孟子下工夫處有節度如此所以養成浩然之氣而能以不動心要知集義乃養氣之藥料必有事焉四句乃固製之方法但孟子養氣以養心其所成者止於集義工夫故話頭稍麄程門轉此話頭為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乃持敬工夫而其說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之節度耳

昔聞先生說養氣一段以配義勿正分隷以直養併勿害兩段莫識其詳

浩然之氣工夫綱領只在以直養之無害所謂以直養者下文集義一段是所謂無害者下文必有事焉一段是養氣猶煉丹集義處是丹之藥料必有事焉四句是固製此藥料者有好藥料或固製不好反能害人此四句者猶文武火

持志還是敬否

持處便是敬

孟子言四端不言信程子云既有誠心爲四端而信在其中

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位在四端之中信者實有此者也實有此仁實有此義實有此禮智處即信也然四端不得信則不成四端所謂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說而其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

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才動中邊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嘑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而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所以四端之發各似面貌不同是以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

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知其有是仁由其羞惡所以知其有是義由其恭敬是非所以知其有是禮智使其無是理於內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

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别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别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

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此道字非道德之道晦翁所謂深造之方門也方門方

法也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之意不疾不徐之謂也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為學之効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左右有近意有不一處意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原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

過化存神如何

過化謂所經歷處便風聞而化存神謂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之類本旨只為王者本根盛大與伯者小補迥別不要作性理說

孟子一書何不言易

以運使而能問易於主簿以主簿而敢言運使不知易此皆知易之大者此程門公案孟子雖不言易觀其變通知時處無處不是易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卿相由此伯王不異如此則動

心否乎孟子曰不動心前輩作不動於卿相說程門說道公孫丑恐孟子當此事不去有所疑懼此何見而云耳

當將後面孟子答公孫丑語幷公孫丑問之言詳之則程子之說真有所據若公孫丑問孟子動心於卿相孟子自將伯夷叔齊等人答之必不說及養勇道理

布縷粟米力役以周禮一書觀之是用其一緩其二否

周禮三者之征俱有但用之先後無可考便當以孟子之言爲周禮

程子謂孟子有些英氣又云英氣甚害事不知孟子英氣見於甚處又不知英氣如何害事

說大人則藐之之類爲英氣英氣是有芒角到聖人地位則渾無芒角今尋常柔善的人却須要些英氣不是即奄奄泉下人矣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

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說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只說

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孟子全不論氣質之性只論正性是其說猶未備若諸子渾不說得正性只論得氣質之性則是不明大本矣所以程門必合而論之其說既備其理又明

何謂孔子集大成

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樂

之小成也若八音并奏始以大樂起終便以大樂終所謂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者此樂之大成也樂之小成大成若此孟子舉此正欲喻三子之各極其偏而孔子之獨備其全也且學問體要惟始之致知終之力行而已知之明則為智行之至則為性始之知止於一理而終止成於一理此三子也始之知兼夫衆理而終之卒成於衆理此夫子也吾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其始之知止於一理上見得透徹故其終之聖也

止各成於一德而已夫其止於一德者彼各自以一德為大矣以清為大者則以任為小以任為大者則以清為小以和為大者幷以清與任為小矣於是各以一德自為始終亦由樂之一音自為起結所以為小成也孔子之大成豈外三子之聖而為聖耶亦曰集衆小以成其大集衆畢以成其高集三子之清任和時出而用之所以備道全美而度越諸子亦猶八音並奏集諸小成而為大成也三子自樂於為大而不屑於小故卒成於

小也孔子不恃其大而棄其小故能成其大也

仁義禮智之端與仁義禮智之實如何

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具太極渾全之體凡天地間千條萬件精麄小大道理無不悉備其中綱目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曰仁義禮智然其未發也則渾然而已寂然而已無聲臭可聞無形迹可見果何從而知有四者之體亦就其端緒之發見者驗之因其惻隱之情發見而知其中之有仁因其羞惡之情發

見而知其中之有義因其辭讓之情發見而知其中之有禮因其是非之情發見而知其中之有智使其無是理於内則何以發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内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内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内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亦由其情之發見者善所以驗其性之善也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以爲仁義禮智之端也

實者真實也對華而言也仁義禮智其用廣大而切近真實之處則莫大於孝悌之道故仁民愛物皆仁也然此特仁之華耳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則愛親乃仁之實也事君敬長皆義也然此特義之華耳義主於敬敬莫大於從兄則從兄乃義之實也吉凶軍賓威儀品節皆禮也然此特禮之華耳節文此孝悌之道而行之則禮之實也辨白是非決擇真偽皆智也然此特智之華耳知極此孝悌之道而不失則智之實也仁義禮智

之用至大非孝悌便能盡得然其真實切近者則不過於孝悌之間譬之木焉有華有實實在所重華在所輕有子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此實之謂也自古說性未嘗備言至孟子方始備言蓋其時異端並起性分之理不明往往以性為不善而莫之率故孟子於人不知不覺處提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使人驗而知為仁義禮智之端於人日用常行處提出孝悌之事使人由而行而知為仁義禮智

之實此皆前聖所未發而孟子發之其有功於後學者多矣

明道言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熟處如何

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成德達材之分如何

成德如顏閔達材如由賜此指教者言成德謂成其德

達材謂達其材隨其淺深令各有所就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

講學明理之後方能擴充以盡其性到盡性田地方是了當為人之理方於本來賦予自家底無少虧欠乃聖人極至之事毫髮無遺憾處必如是而後與天無間故以至於命蓋到此地位自家便做天命了更不須別說

知命立命

人性本善氣有清濁了然可見但未識才字頭面如

何程子謂才稟於氣朱子謂才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意者才即材能人生出來便會做得堯舜初無上智下愚之分故愚於程子之説粗曉朱子則謂程子此説與孟子不同如何

才猶材質所以能為善能為惡者即此材質為之既是材質即帶氣稟上行故又言氣質氣質有清濁厚薄所以説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把諸路頭一齊截了謂性善才又善情又善惡從何處來諸家必欲

究見惡之根柢則孟子之說容有未備故程子論性必兼氣質言之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所以晦翁謂有異同

持其志無暴其氣當兩下工夫繼此乃只言知言養氣而不言持志者莫是養氣即是持志舉一隅可見

持志知言無暴其氣本都是不動心工夫告子不動心法只是曰持其志更不理會養氣亦不理會知言故孟子既言告子之失而自謂我之不動心却有此兩節也

夫學問之道既曰收放心矣而有所謂正心養心存心盡心不知如何頭緒恁地多

存養專一即是收放心存養既熟則心得其正而全體昭融方可言盡心

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還有此意否

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即空言以寓行事與天子無異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傳發明備矣

治人不治反其智然智所以辨是非也治人者豈止於辨是非乎

治謂人主臨民必有明照之智方能服得人臨民而民不服是自家明照不足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

形色為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三宿出晝猶以為速何哉

孟子之志不欲久居齊者知齊王之不足有為也孟子之心不忍速去齊者覬齊王之猶可有為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不知是經聖人刪詩後降為國風耶抑黍離諸詩氣象卑下有類於國風邪

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

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謡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横渠先生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性本清靈能性其性則本體之清靈具在而一塵不染故所存者神心本無物當應物只是因物於物使物各當物物去而心不與之俱往故所過者化

讀孔子登泰山小魯一章晦翁解難為水難為言以

為猶人不可為衆之意
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
面前皆使不得猶泰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國家缺一不可況周禮之制亦
皆取之於民而孟子曰用其一而緩其二晦翁乃有
夏秋之辨夫秋夏之説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
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
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

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歷十四年應該賦斂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有輕重否

二字雖不同然皆與性字相拗性之是生來自然如此身之是踐履做得如此性之是不學自能反之是必學而後能

孟子說不當見諸侯又却不遠千里自來見梁惠齊

宣

陳代問之公孫丑問之萬章問之只爭往見不往見名與不名所以見梁惠王史記以幣聘則見齊宣未曉其義

持其志無暴其氣當兩下工夫繼此只說知言與養氣乃不兼言持志何也

孟子養氣以集義為主所謂集義者以直養而無害耳是即持志之謂

孟子荅彭更之問其於食志食功之説皆所不取然食功食志皆非待士之禮處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則食之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此是一章歸宿處孟子所以傳食諸侯不以爲泰者以其有明道之功耳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集註謂不熟反不如他道之有成不知他道指何物而言

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深言仁之不可不熟

耳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

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

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爲養氣設程門乃轉作養

心法

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為細密然其用處亦只施於養氣其所謂事者只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麄些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受此二句故借轉作敬用

聖人不思而中謂明睿所照萬物森然而無所逃初不待攷索而得然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耶

據聖人地位可以不思可以不勉可以不學然聖如堯

舜愈兢兢業業何曾謂我自聖來此人心所以不死天理所以常行聖人為人立極處為有此心

立命正命知命之辨

立命謂不惑於短長之數但當修身以俟正命謂盡其道而死不死於非命如殺身成仁亦是盡道知命謂知許多道理

孟子道性善先儒又謂善固是性惡亦謂之性何如孟子專說義理之性諸子專說氣稟之性專說義理則

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無所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為不明程子兼質論性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處見

衣於斯食於斯寢且處於斯終身由而不自知夫子之功所以與天長地久雖堯舜不能與也

孟子通五經又不知所遺者何經

孟子亦不見周禮故說班爵祿處與周禮別

何以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田有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畝者九其中五十畝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井田法約之但孟子言唯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即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却於七十畝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周之徹既是井田則亦於百畝之外以公田之入供官餘說

甚長非可以立談盡

既是持其志無暴其氣當兩下工夫繼此說知言養氣而不說持志何邪

集義便是持志孟子細密工夫如此不肯下一敬字所以先儒謂孟子才高難學學之無依據不得如顏子親切者此也

庚公之斯一段集註云雖存私恩猶害公義君子於此時何以處之

若論王事則見君而不見師所以去金發矢猶是一夫之小德比於一飯之恩耳

齊景公說晏子之對是以自責省民興發補不足齊景公始知此意而為之未足為至也而遂有君臣相悅之樂若晏子者既告其觀游之事於始至此乃不復有警戒之言未知是否

須看他相悅者是何等事作樂者是何等語臣規諫而君聽從異乎人之相悅矣其樂詩曰畜君何尤尤異乎

人之樂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如何

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

孟子稱鄉黨莫如齒周家黨正飲酒之禮三命而不齒則有時乎不用齒矣

古人行禮毫釐必計惟一命之士申例與鄉黨序齒再命稍崇只與父族序齒已不行於鄉黨矣三命為大夫

加尊矣雖父族不可以齒論也於是有庶子尊東之禮則别爲拐位庶可不使貴者雜處亂齒乃是尊齒處且兩不相妨也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大家人心所係義理服得大家則人心歸之矣

士無世官如周之太史如何却世守其官久而爲氏

其業如百工然世守其業何也

如宗祝卜史古人率是世官至有子孫為姓氏者蓋此等事非人所通習不嫌於世守

春秋明尊王之法孟子乃專以王道與列國言曾無一語及於周室毋乃周至此時決不可以有為邪然君子表微天下大分要不可一日泯也有他說否

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為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為周武王孟子

是也請詳集註

木鍾集卷二

木鍾集卷三

宋　陳埴　撰

六經總論

六經者易書詩禮春秋樂也自秦火之餘獨五經存而樂遂喪戴氏集孔子之遺言而謂之禮記居六經之一焉若以為禮經者儀禮也自戴禮既行儀禮遂廢則古無周禮之書也今戴禮周禮為二經而樂遂

無傳何也

古樂書今亡矣止是儀禮今亦不全止存十七篇大小戴禮乃漢儒集古今之文為之非古禮之正周官乃法守之書今人誤稱為禮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尼父之罪也虛無長而晉室壞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詩書盛而秦世滅恐不可以下文例論謂秦焚滅六國

耳王氏崇奬異教至與吾道同科學術之疵正不足論
但其區區之意猶曰非師之本教然也學之者誤耳如
釋老之誤固不足道只六國處士横議與今世虚文浮
靡皆有禍聖經之理乃孔氏之罪人非師之本教然也
孔子删詩定書黍離閔周之詩乃儕於國風之列而
七月陳王業之艱難乃不得與雅頌並稱至序文侯
之命費誓秦誓諸書復繫於百篇之末而與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屬辭比事夫子之意安在

雅頌是朝廷制禮作樂之章或臣工規諫之詩周室既東雅頌不作只有民俗歌謠孟子所謂詩亡乃雅頌亡先儒所謂降為國風也豳列於變風文中子所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其說甚詳風之終繫之曹檜書之終繫以秦魯以見亂極思治之意

河圖洛書

此非但道理當然以圖書攷之自可見如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耦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

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二圖未嘗不相似河圖之奇耦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一居內六居外之類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一居左二居右之類是洛書猶河圖也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甚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為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含

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無十也又五居中而不用必皆虛其中則二圖陰陽之數均於二十此又未嘗不同也至於表裏之說則洛書具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河圖具九疇子母之數前輩論之詳矣若劉牧直謂伏羲兼取圖書又從而易置之是蓋知其表裏之說而不善用也

八卦九章聖人經世之法耳論者曰河出圖

洛出書以為天不愛其道然否

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叙九疇天不愛其道正謂此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或謂即是洛書不知經何取證

天以洛書之數闡道之秘聖人以洪範叙道之用道非數不闡數非疇不叙疇非聖人不能明其用也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今觀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則居其中各有定位而縱横錯綜其數皆十五非有次第之序也自禹欲因之以明大法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而洛書之序始有條而不紊故以洛書之一居初而則之曰此五行也以洛書之二居次而則之曰此五事也以其三又居次而曰此八政也以其四又居次而曰此五紀也以其五又居次曰此皇極也下四疇皆然要之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加初次於上者乃禹之所以次第

之疇凡言數者未有言初次其上既次其數又復加初次者非贅也蓋别初次為禹之次第而九者之數則洛書之本文也洛書之文具此章之文而讀者不明其讀洛書當以初一次二為讀槩以為禹叙九疇而不悟其中含洛書至以洛書為不經無據之誕說是不精洪範之學者孔安國註九疇為洛書註初次為禹所次第法則註一五行以下為箕子所演最為得之

夫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則之

而為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禹叙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為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為五事三又次之而為八政四又次之而為五紀五又次之而為皇極六又次之而為三德七又次之而為稽疑八又次之而為庶徵九居次之末而為福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也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効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

為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視聽言貌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為五紀五紀則治

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

宜而嫌疑猶豫且决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為庶政庶政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中焉大禹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

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静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説之則陋矣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經緯之説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

知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横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理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而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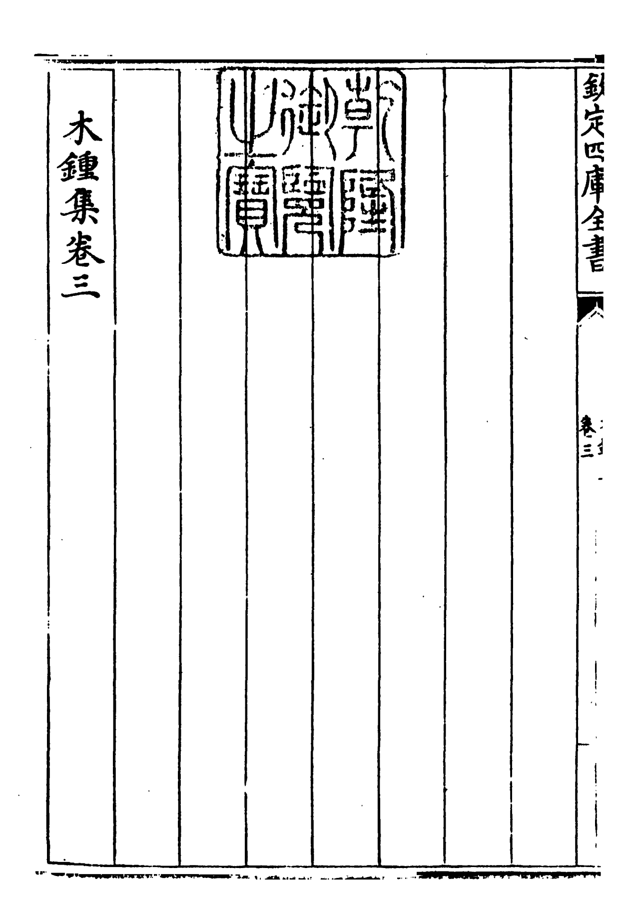
閏法

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月法二十九日四百四十九分也又逐及日而與之會是為一月十二月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二月維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

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令有四百九十九日是餘二十九分合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為四分日之一令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日少弱一年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餘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

之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為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

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故言履端用始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



木鐘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木鐘集卷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誥

木鍾集卷四

宋 陳埴 撰

易

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

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是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八十一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陽卦多隂隂卦多陽如何

一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震艮坎是　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隂卦巽兌離是

陽實隂虚故易陽爻以富言如小畜之九五是也富以其鄰隂爻不以富言如泰之六四是也不富以其鄰

家人卦六四乃云富家大吉晦翁云陽主義隂主利不通其旨

陽善隂惡陽君子隂小人故義利皆以其類分此義自

於坤彖有主利之文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貞悔字如何或説貞悔字皆從卜

貞悔二字先儒難之但自古占法用此貞言其事之正體悔言其事之變體吉凶不可預定遇事方驗之矣

元亨利貞何獨以利貞為性情

四時之運何適無性情但天地性情常於收斂歸藏處見之為有性情故到此境界雖剥落隕穫元來不曾歇滅

吝字如何

吝謂可羞恥心有歉而不足也

何謂乾坤從而六子横

此伏羲先天易八卦圖乾居上而坤居下縱也六子分左右横也

參伍以變未審參伍是何數

參伍猶言錯綜也三其三為參五其五為伍言縱横反覆以推其變

卦反對如何

伏羲易以出入為次文王易以反對為次乾坤純體坎離互體頤大過小過中孚雜體中之正者此八卦不可反為兩相對餘五十六卦為雜體兩相反以為對於雜然紛錯之中自有井然不紊之統紀所以為妙

包羲氏畫八卦所謂經卦也至文王始重六十四卦所謂別卦也何周官大卜所載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已具六十四卦之名於文王未重之前耶連山歸藏

之不著於後世豈以若此等處有不可攷據者歟

才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以加一倍法生去即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生六十四卦此卦畫之所由起先天之學也以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者其法亦通但此乃後天之學天之學在六十四卦既成之後任人如何變通也只是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亦可非但重也

卦有生法有重法有變法

三易連山歸藏孔穎達以為神農曰連山黄帝曰歸藏故其易各以代名如文王號周易也宋朝朱震以為商人作歸藏夏后氏作連山數皆用七八春秋所謂遇艮之八是也二説未知孰是

連山歸藏世代不可攷但自古占法必用三人洪範三人占說者謂三易當時上古相傳之書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但其卦名占法恐不類周易耳左傳所載占筮語其中非周易者疑出於此

孔穎達以為制器有取於十三卦則黄帝已前已有重卦矣至諸儒論重卦之人王輔嗣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商史遷以為文王宋朝鄭東卿以為重於夏商之際文王因於羑里遂重定之然乎

十三卦取象說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元自有易之理故所作事皆暗合易書邵康節所謂畫前之易是也若重卦則不待後聖才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故周禮曰三

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

八卦重為六十四傳習皆以為文王重之或云伏羲重之

謂伏羲亦可謂文王亦可謂之生亦可謂之重亦可伏羲才生得文王亦生得伏羲才重得文王亦重得

易何以為逆數

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三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於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

乾一以至於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横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兊震巽皆相對而立葢乾兊震離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葢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葢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歴離震之間為春分以至於乾為純陽是進而得其

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為秋分以至於坤為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橫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易自乾坤已後自屯至比皆對坎成卦自比以後始對坤成卦不知諸卦何以首對坎而成卦而乾坤始

繼坎之後

周易六十四卦相因之序不可作如是覰只是兩兩相對否則相反但明反對之義乾坤對也屯蒙反也必以序論則說具序卦若原畫卦之初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因而重之則乾居一而坤居六十四此則先天之學易本然之序也可考啓蒙見得此段令人心開目明方知先天之味無窮而周易特後天之學耳看人如何排定

易之數本乎天地由一二而推之故奇耦相生而終於五十太玄之數本乎三才由三六而積之故十八相參合十為五十四此其積所以不同也易正本以立其常太玄推測以窮其變非常無以成一歲之功非變無以致歸餘之閏此其用所以異也未知然否加一倍法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以六十四自相乘為卦四千九十六來說乃大衍之數太玄未嘗學不敢臆說

易所以爲衰世之意者安在

經云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辭危者謂專說吉凶悔吝文王身遭大難又導民以趨吉避凶豈非衰世之意邪

乾坤成列而易立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本義云易之所有隂陽而已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下面說乾坤又謂變化不行此變化莫是卦變之說否

此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隂畫在左只此

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無自而見便是乾坤毀無以見易設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幾於歇滅無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此意雖主説易書然天地大化亦只如是

易與天地凖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説易固大無不周小無或遺不知幽明死生始終之理何處是實理

易以道陰陽一奇一耦相摩相盪總不離乎一陰一陽之道故凡幽明始終死生之故皆陰陽之為耳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鬼神之道亦天地間之一物不知其何者與天地相似理耶氣耶以言其相似則鬼神之情狀大矣

氣至而伸者為神氣反而歸者為鬼以二氣言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鬼神即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乃是氣中含道理者也

困之九五上下皆揜於隂有劓刖之象是困而又困也何以利用祭祀

凡易言祭祀處文多中實否則中虛中實則誠信之象中虛則誠信之理當困之時以九居五百事不利惟有中實利祭祀耳凡曰利祭祀則有亨通獲福之理焉

雷風相與暫焉而已何以謂之恒

雷而必風此理之常

風自火出何以謂之家人

猶言風化自内出也火文明之德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即内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嚴明中來所以一卦多尚嚴明

剥卦上九一爻變則為純陰故陽剥為坤陽來為復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若以卦配月剥當九月坤當十月復當十一月九月一陽留十月則純陰十一月而陽始生似乎有息時也然因程子之言而推之十月雖號為純

陰之月然九月一陽至十月漸漸微故謂之有陽則不可只得謂之純陰到得一陽來復亦只是前日之陽到此漸漸長非謂一陽到十月都無直至十一月始生也故謂十月為陽月真箇十月有這陽在恐人疑其為純陰而不知陽未嘗息也故晦翁曰謂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亦此言耳而程子所謂剥盡於上亦只得如此非謂陽果盡也此意如何

剥復二卦雖皆以一畫當一月然一畫之生死首尾跨於前後兩月豈以一月之間遽分消長邪凡一畫之生生於前月之半一畫之消消於後月之半猶一日之晝夜論其氣之起止皆跨於三日如剥之消自九月半消起至十月半始盡如坤之生自九月半生起至十月半始成如坤之消自十月半消起至十一月半而始盡如復之生自十月半起至十一月半始成故坤雖號為純陰之月然上半月有剥卦消未盡之陽下半月有復卦

生未成之陽所以無門可容息也

無妄之九五乾剛中正以居尊而下應亦中正無妄之至者也何以有疾雖勿藥而有喜然所以致疾者何在

此爻專發無妄之義五為無妄之主事事皆正本非有妄所慮者過用其心耳才過用其心便為有妄俗語所謂愛好得不好也

大有之六五但言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義安在

一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是大了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

睽九二遇主於巷主謂六五正相應也六五既居中得正安得有巷之象

當睽之時雖正應不能自合義當委曲相遇古人無不正之合獨於睽發此義者義當然耳

乾一畫坤兩畫晦翁謂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皆天之氣坤便有開合乾氣上來時不知何謂開闔

乾氣上來時

坤畫中虛有開闔之氣天體渾淪包於地外地氣或開或闔能受天之氣故天之氣能從地下升騰出來恐是如此

發蒙之初利用刑人

童蒙之始未有識知未受得義理訛話且當育養其畏心但得畏心存在將來漸次開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繼之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何

不言正以直内

以正觧直則可以敬觧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盖才敬則心必正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内處為下一轉語即喚起精神所以敬字有工夫

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大壯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心與情體叚如何

主宰者為心流行者為情

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於何處見得

乾性快有作便成故易坤性隨順無作故簡陽自上臨下而不陷於險故云知險隂自下升上而不困於阻故云知阻蓋自上臨下危處為險自下升上危處為阻乾坤以易簡故不陷於險阻

乾之九三獨主君子而言何哉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恰在人故發乾乾之義蓋處兩乾之間但當乾乾不息進德脩業以盡人事耳

謙卦上兩爻特發行師侵伐之義旣是謙退却反進

退莫是用兵之法不欲輕敵躁進否

寓至高於至下之中此兵法也何止二支

乾之四德體仁為元合禮為亨和義為利於貞則言幹事何獨不言信與智先儒多以信說貞又何故掉智而言信於幹事有相關

四德不數信只有仁義禮智智者藏也貞固乃智之藏處四時至此斂藏花葉都彫落了只有根株固藏在下為將來發生之骨子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大智之藏用

亦如此不言智者藏之也

巽德之制也横渠曰量宜接物故曰制

此九卦又是一卦解消詳為處憂患時不可用剛宜以巽順柔伏之道裁制事宜常時當以義為制此時當以巽為制

觀之卦九三之觀我生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

為觀於天下者五也既欲為的於天下須當觀省我之

所行上九雖無位乃是位高之人亦下之所觀瞻故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九三去九五相遠又不為觀於人止是自觀其所行當進與不進故不嫌於同辭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與地六合故謂之合一五為六故一與六相得不知其所以相得處如何

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之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之類

風行天上似無蓄聚之理何以謂之小畜

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為風矣而止行於天之上是猶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

屯蹇二卦皆是處險難之義然二卦皆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中正相應怎生濟不得險難

二卦所以不成濟難之功者縁五陷于險中未能出險故雖有剛明之君中正之臣但可隨事經理不至水益深而火益熱此時義當然未必皆臣之過

精氣為物遊䰟為變

神氣聚則物生神氣散則物死　又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䰟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

萬物榮生之時天地之心不待言而見惟枯悴剥落之時而生理孤單常在此方真見天地之心耳

卦變之説程子主乾坤朱子主他卦互變未審以何為正

程子之例可稱於三陽三陰之卦或三畫不等者即推之不通若曉通例即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卦卦皆然所謂易也若只乾坤二變則非變矣

風行地上觀天下有風姤姤象如何

風行地上周覽徧歷之象天下有風適與物遇之象易之有卦所以推明夫易卦之有爻所以發揮其義

今也損之爻辭既曰損而又曰益益之爻則不言損方謂損之中有益之理而益之中無損之理邪方謂

聖人預先致戒於損之時必知有益何不預先致戒益之時必有損

諸卦反對中惟否泰損益咸恒剥復其理勢迭為出入或雖不明言而其血脉自相連貫如損六五之得益乃有損而人益之益之上九乃欲益而人損之但不明言耳

中實為孚中虛亦為孚

中實為孚謂實理充乎其内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

之體中虛為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當蒙昧之時正賴諄諄之誨如何初噬告再三瀆則不告

欲開發蒙昧須是至誠求師瀆則非誠法當不告不告乃告之也

夬者夬去小人之卦也彖言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是謂去小人之道固不當尚勇然勇既不尚何又利於

往即所謂往者果何事

以其剛決太過故戒之以不宜專尚威武然本是決去小人之象能濟之以和說則不妨自有所往

明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敬義如何是仁以敬直内如何便不直

持敬行義兩相夾持則私意自無所容無私意即惻隱之心流動矣皆心學也故謂之仁敬以直内則敬與心為一以敬直内則敬與心為二生熟之分耳

大有上九一爻云自天祐之諸爻皆有恐懼之意此爻言天從何而來至繫辭推明其祐助之意又説尚賢又從何有尚賢之義

大有之上九處大有之世而居無位之地是不有其有者自應獲天祐又居至上之位而比六五文明之賢有尚賢之義不有其有而以賢為有此爻最盛

坤卦德合無疆行地無疆應地無疆如何分別

德合無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無疆是坤之本德應地

無疆是人法坤之德

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何以言形

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

此是分開不得的事先聖欲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

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

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先生謂繼言其發成言

其具舉孟子性善之說如何

程先生曰今人說性只說得繼之者善也如孟子是人生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者善是屬太極動而生陽孟子正說此處以上即為太極矣

十翼上彖下彖可以經而分上下則大象小象可以分上下乎

經有上下故彖象大傳皆分上下

兩儀生四象說者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也夫四五生数也而不及天五何耶或謂七八九六則老陰

老陽少陰少陽此乃成數耳而不及生數又何耶

四象不當以生成之數言此各是一法太陽之位一而其數九屬火與地二生火不同少陰之位二而其數則八屬金與地四生金不同少陽之位三而其數則七屬木與天三生木不同太陰之位四而其數則六屬水與天一生水不同一與九合而為十二與八合而為十三與七合而為十四與六合而為十四象雖不數五與十然十與五在其中有十則五在其中易主數故用其數而不用

其位數主變故用其老而不用其少此六十四卦之所以獨用九六也

伏羲易先天學文王易後天學

先天之易謂未有文字之先伏羲神與天會等閒畫出一奇一耦兩兩相生故由乾一而至坤八由一畫而成六十四卦自復至乾前三十二卦皆陽也而有陽中之陰自姤至坤後三十二卦皆陰也而有陰中之陽陰陽中分而八卦交錯由是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畫中之理皆暗與天合不待仰觀俯察而自然之天文以著不待求端取法而自然之變化以行此伏羲之易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易之本也後天之易謂既有文字之後文王觀象於天因羲畫而通變化由是八卦相乗而成六十四卦之體兩兩相對而成六十四卦之序自震而乾則象春夏之陽自巽而坤則象秋冬之陰由是乾坤處父母之位六卦成六子之功皆效法天時以明法天之用錯綜羲畫以通變化之宜此文

王之易所謂後天而奉天時易之用也今人但執文字以言易而不悟畫前元有易此邵子所以高出一世之儒也

無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所以發無妄之義也伊川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之當然夫不耕而得穫不菑而得畬天下未嘗有此道理事不造其首而終求其成皆是妄也何以謂之無妄

吾子可謂以辭害意矣不首造者謂作事之始不可萌

計較課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噬嗑一卦以九三爻隔其上下不其噬然此爻之吉反勝於諸爻何也

易者易也不可死看卦自是卦爻自是爻不可死看此類甚多

既濟卦時既濟矣何說亨小初吉謂柔得中指六二而言何如

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無虞之意故只可言小

亨有初無終而以柔居中者可以當之

資生資始

資始於父資生於母所謂父天而毋地也

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

專直翕闢如何

此當以卦畫論卦畫始生惟乾之一奇未有他物此其體也其專也巳而纔動則直遂而生生不巳卦畫既生乾之諸卦以次呈露獨坤居後包在乾諸卦之裏而猶

未露此其體也其翕也至其動也則坤之諸卦始從乾諸卦裏開闢出來遂分了乾之一半

元亨利貞程子以元為物之始亨為物之長文言曰元者善之長恐亨不可以言長此乃春生夏長之長非首善之長

修辭立其誠若如是只是修飾言辭却是做僞立誠自修辭中來如何

修辭謂字字必有體當一字不苟下遣辭出語所以如

是之不苟者乃欲立自家之誠體當吾心之實理非是要人稱説好也要人稱説好是巧飾之辭是爲自欺與此正相反要知此只是存誠之誠非是便説至誠

屯卦獨六二六四上六説乘馬班如未曉其義若初九與九五陽爻固不必疑三亦陰爻也義何爲而異豈三居震極有動而躁進之義二四與上皆以陰居陰位故難進以亨屯耶所有班如之象

當屯之時陽剛可濟屯若陰柔則不能上進以故皆有

乗馬班如之象乃處屯之道故皆無悔吝若三既是陰柔不中不正又無正應處震體而居上有躁進之心故其象必陷於林中安得班如耶　此卦六三爻最不好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所以為出入者何如

二爻皆陷於險故有穴象四始雖陷而終出穴者以柔順得正當需之時不好競進故雖需而不得其地而可拯以出不為害也上當出險而知入穴者以為當需之極暗弱不能少待故反入於穴然亦好進之禍乃是為

諸陽所逼非意之來故復有不速客之象雖入於穴而未害也大抵需以不進為得好進為凶

比之六三比之匪人謂所比非人為可傷也而否卦則曰否之匪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則國非其國矣謂之匪人言不成人道也或疑三字衍文自比卦誤來蓋彖傳不正解故也此卦傳匪字為文

比之九五九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比與隨是也

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比隨二五皆處正而得中訟需二得中而不正五得中而且正故伊川發此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先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即太極也太極才動首先撒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次漸成就者即為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

之者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今按圖而考自震而乾自巽而

坤猶四時循環而分逆順何也

卦圖始生只如横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

倍法兩兩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知故曰易逆數也若

交一轉過而交為圖圖却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

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却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既交乾後自巽至坤這一半是元生次序仍

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先生嘗曰易有十義看卦象卦德卦位卦時卦義卦變看爻比應承乘

乾用九坤用六

老陽數在九老陰數在六少陽數在七少陰數在八八卦本生於四象六七八九之數皆具但老者能變少者不能變故易用老而不用少主於變也六十四卦皆然以乾坤純陰純陽故以此發之

履卦辭有履虎尾之象葢指六三為履主而指九四

為虎尾觀六三之爻可見至九四爻則又有履虎尾
九四乾下固尾五乃乾中亦為虎尾可乎切謂尾固
有躡而進之之義亦有正履之義恐亦是四為虎尾
特所履有二義耳
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爻辭之虎尾主九五
言其變體也九四既為虎尾豈可自言履使正履之言
於九五可也伊川履分兩義多疑惑人晦翁所以一般
看但卦為正體爻多變體所以為易不可執

伊川謂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止於所不可見而無欲以亂其心是毋乃有近於絶外誘乎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可欲則此心如何愚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不迎物於將來所謂静亦定也

竊詳伊川止於所不見之地止謂未與物接之初内欲不萌雖有耳目口鼻而有不見其身忘我之説非是欲絶外誘使之不見但其語有類老子不見可欲之説本

義所以定背為止謂一身之間惟背常止而不動艮其背非謂止於所不見乃止於所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則行而止也來說靜亦定動亦定者得之

無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無所覬於終則無所營於始爻之義也然事有當為不可無覬端之人以不望穫而不耕以不望畬而不菑則是反有以廢天下之事毋乃不可

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

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
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
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
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皆非私意終謂既耕則
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則又似
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
直說謂無耕穫菑畬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無計利之
私心當無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穫則

於經文甚直無繚繞之礙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上二畫為陰陽中二畫為仁義下二畫為剛柔其變動不居之體乃是太極之理

晦翁嘗說知崇禮卑效天法地以為此之取類以清濁而言不知以清濁而言知禮如何

知以虛明為用屬陽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為質屬陰屬地言其重濁也

脩辭立其誠是脩辭了又著立誠還是脩辭立其誠一事苟則事事皆苟先聖説此話非是脩飾言辭要人説好只要欲體當自家之誠意辭語纔不精擇即心裏潦草可知

坤之上六龍戰於野坤陰物也疑不得稱龍豈非陰盛則化為陽也古者人臣之盛各有敵其君者如王與馬共天下其是類歟

來說得之

大壯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不知如何看說卦兌為

羊之說如何

兌為羊古人取象義不可知但其卦一陰在上類羊角然

一睽之初九云喪馬勿逐自復陽性上進有馬之象因

何而喪後來因何勿逐自復

陽欲上進而無應與欲進不可是喪馬也然當睽之時

雖無正應而同舟遇風則二陽必同而相應是勿逐而

自復也

諸卦有孚之義皆主卦體中實中虛而言比之初六陰爻在下何以曰有孚盈缶

此爻最難消詳當反轉看有缶之象焉四陰在上有中虛之象初反居上無缶口有盈滿之象

大過何以取喻於棟

二陰夾四陽在中中隆起而兩頭垂有屋之象其中二陽有棟之象

水在木上何以謂之井

謂木入水而上水汲水於井之象　如釣桶之類

天下有山何以為遯

天上行而山下止有違去不相親近之意

雷電何以謂之噬嗑

電之閃爍有人口開闔之象

否之六二包承小人吉伊川謂承順乎上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楊龜山則以夫子之見南子為聖人包承小人何也

此爻只合作小人看當否之時居中用事乃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為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敢問其旨

始言元亨情言利性言貞此猶以四時言四德言既有春為萬物之始則至夏必亨通條達秋則成熟而致利天地萬物之情見矣冬則歸根復命貞固斂藏則天地

萬物之性正也旣有貞固之性遇春則發生矣

賁之彖論人文則曰文明以止論天文而不言其所謂文王弼註曰剛柔交錯而成文不知其所謂剛柔者抑上文所謂剛柔耶愚意上文之所謂剛柔者以上下二體而言恐非所謂天之文也

此作缺文看亦得只就上文認亦得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錯只此便是自然之天文剛柔交錯即日月代明非天文而何

成之者性與天命之性同乎否乎
成之者以氣質言也命之者以氣稟言也大畧相近
無咎者善補過之辭也乾聖人之事九三九四皆以
無咎言之豈聖人庸有過之可補乎
爻義有不足處有當垂戒處故各係以無咎之辭豈拘
聖人與凡人易之為易謂變易不拘聖人即作聖人用
凡人即作凡人用若乾卦只斷作聖人則六十四卦只
斷作六十四人却是死了何名為易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崇矣知及之而不
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
位而易行其義何如
易言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
卑即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雖崇而禮則
卑方不流於清虛而有執守依憑之實地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止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何如

智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則窮賾索幽有釋老玄虛之病須是約之以禮二者相合成性則道義之出無窮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若有知而無禮是有天而無地易何自而行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處如何

語學明理之後方能擴充以盡其性到盡性田地方是了當為人之理方於本來賦予自家底無少虧欠乃聖

人極至之事毫髮無遺憾必如是而後與天無間故曰以至於命蓋到此地位自已便做天命了更不須别説知命立命

能説諸心能研諸慮晦菴先生觧云説諸心者心内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内慮審坤之事也未説

乾坤之義如何

乾陽明之用故見理快坤柔順之體故見理遲此章專説乾坤兩句分配當然

木鐘集卷四